

熱點聚焦

七十五載的巴以問題

被佔領、長期壓迫至去脈絡合理暴行的困境

75 Years of Palestinian-Israeli Question: Dilemma of
Occupation, Long-term Oppression, to the
De-contextualization for Violent Justification

張景安

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

chingan@nccu.edu.tw

壹、前言

巴以問題自 1948 年至今已歷七十五載。然雙方間衝突未隨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改善，反倒是於 2023 年 10 月再次爆發大規模的哈瑪斯和以色列雙邊衝突事件，分別造成以方 1,200 人和巴方 17,700 人死亡。¹不意外的是，衝突開始時媒體間之報導多是偏向以色列的立場，將哈瑪斯之作為定義為恐怖攻擊，需大加撻伐、無法容忍、並須消滅。隨著衝突的持續，我們也看到了不同關於哈瑪斯如何以不人道迫害猶太人之新聞，像是所謂的屠殺嬰孩或綁架婦女成為性奴

¹ AP, (2023) Gaza death toll tops 17,700 and Yemen rebels threaten ship traffic to Israel. <https://apnews.com/article/israel-hamas-war-live-updates-12-09-2023-e06fcf11a1e2fb864909418eab127116>.

隸等令人髮指之駭聞。²長期親以色列的美國，總統拜登於白宮接受訪問時甚至脫口而出他親眼看到嬰孩被屠殺的照片一語。³但特別的是，這些報導於幾小時或幾天後，便被釐清是不實的假訊息，而在拜登總統發言後，白宮也立即出面澄清其所指之圖片是經由報導所得消息，而非真的見到屠殺照片。⁴這樣針對巴以衝突表象所進行的討論不在少數，也非頭一回。然這類的討論時常都忘卻、忽視了雙邊長久以來的主要問題癥結點，進而變為特定方合理化本身作為之藉口。

據此，本文欲針對巴以問題之形成脈絡及歷久未解之情形進行討論，將先對雙方衝突的背景作出扼要梳理，再進一步探討為何衝突長期延續，最後則會針對目前巴勒斯坦問題被去脈絡化之情事進行說明。

貳、巴以間之問題形成：土地的侵占

無論是學界或是媒體在討論巴以問題時，不外乎時常聽到這是一起因為宗教或民族所引起的衝突。但這樣的說法是有待商榷且必須澄清的。其實在討論這個看似複雜的巴以問題，若能先回顧猶太

² Eltayeb, M. (2023) Disinformation experts call out Israeli theatrics for using actress to play anti-Hamas nurse.

<https://dohaneews.co/disinformation-experts-call-out-israeli-theatrics-for-using-actress-to-play-anti-hamas-nurse/>; Jones, M. C. (2023) Analysis: Why is so much anti-Palestinian disinformation coming from Indi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0/16/analysis-why-is-so-much-anti-palestinian-disinformation-coming-from-india/>; Spiro, A. (2023) Netanyahu's office releases horrifying images of infants murdered by Hama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s-office-releases-horrifying-images-of-infants-murdered-by-hamas/>.

³ Speri, A. (2023) "Beheaded Babies" Report Spread Wide and Fast — But Israel Military Won't Confirm It. <https://theintercept.com/2023/10/11/israel-hamas-disinformation/>.

⁴ Ibid.

人於中東的近代歷史、巴勒斯坦這塊土地於 1948 年前之人口組成概況，並從最初事件的起點來做切入探討，似乎可以簡單明瞭的直接找到衝突問題的根源所在。

回顧猶太人於中東區域的歷史，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不同研究指出該帝國收容來自歐洲地區以及俄羅斯帝國為數不少的猶太人至帝國內進行保護並居住。⁵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幾百年內，猶太人的存在與自願來到以伊斯蘭為領導的帝國內進行生活，意味著猶太人和該帝國內多數的穆斯林以及多數的突厥人或阿拉伯人，是可以和平共處與居住往來的。這也證明宗教和民族從來就不是雙邊衝突的主要因素。其次，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所謂的以色列這塊土地上，從數據上來看，1872 年時猶太人僅佔當地人口的 4%，在帝國解體前夕的 1918 年也僅佔 10%，剩下的九成多人口皆為阿拉伯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這項關於猶太人的數據直到 1948 年以色列進行所謂的獨立戰爭前也才提升至 33%。⁶

故可以瞭解的是，阿拉伯人（或者說巴勒斯坦人）絕對是該塊土地幾百年甚至千年以來的主要民族、居住者以及土地擁有者。最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雙方間幾百年來和平相處，然埋下衝突的導火線開始，主要是所謂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興起，加上歐洲許多國家對猶太人進行迫害，受迫害的猶太人發展出了回歸巴勒斯坦的這個「上帝應許之地」概念後方逐漸形成。而後於 1920 年起英國

⁵ D. Chatty, "Refugees, Exiles, and Other Forced Migrant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Vol.32, No.2(2013), pp.35-52; N. Mandel, "Ottoman Policy and Restrictions on Jewish Settlement in Palestine: 1881-1908: Part I,"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10, No.3(1979), pp.312-332; K. Karpal, "Jewish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62-1914" in Levy, ed., *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03-404.

⁶ CJPME, (2013) Historical Palestine's Demography. https://www.cjpme.org/fs_182.

政府開始託管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然英國政府不僅未能保障當地巴勒斯坦人之權利不受侵害，尤有甚者，於 1917 年更宣布《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猶太人於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完全忽視長期居住於該地區多數巴勒斯坦人民之意願。但英國政府後又因為內政問題而決定放棄巴勒斯坦並於 1948 年撤離，致使猶太人可利用英國離開後的權力真空，展開對當地阿拉伯人的攻擊，以軍事武力佔領原當地人土地，並驅逐 70 萬計的當地百姓至鄰國，建立一個未曾有過的國家。綜上觀之，以巴雙方的衝突起源，就是單純因為土地侵佔、驅逐原生居民而生，無關乎於宗教或民族，這也是巴以衝突至今仍未能解的最主要原因。

參、雙邊問題之延續：長時間壓迫以及被遺棄

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巴勒斯坦問題並未因為一個新國家的建立而結束。這個問題會延續並更加嚴重的原因，可歸咎於巴勒斯坦人長期不間斷地受到以色列政府的不人道壓迫，以及巴勒斯坦在近代區域歷史中被盟友的遺棄至較近期開始發展的「阿拉伯－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兩項因素作討論。

自 1970 年代末期起，以色列並未因其周遭鄰國無力或無意願再與之抗衡而停歇其違反國際法之擴張作為，反倒是對屈居於西岸和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不間斷地進行不同方式的打壓、脅迫。就加薩而言，其自 2007 年起以色列便對該區域大小 365 平方公里、有著 200 多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區域進行陸、海、空三方面圍堵，使加薩百姓生活於所謂的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open-air prison），面臨

經濟、人道、物資等不同的困境。⁷

對被視為相對平靜的西岸來說，以色列政府則是自建國以來不間斷違法拓展屯墾區（settlement）以蠶食鯨吞西岸巴人的土地。即便聯合國和其他許多組織呼籲以色列政府應終止此一違法行為，但也未見以國政府對這些言論有任何正面回應。⁸除此之外，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的種族隔離、虐待、言語暴力、夜晚逮捕、毆打等種種不人道之行徑，長期被不同團體或組織報導，族繁不及備載。⁹更令人髮指的是，這類的暴力壓迫行徑不僅針對男性成人，亦有報告指出，以色列警方或軍人對待巴勒斯坦婦女和小孩的虐囚行為，使得這些本就處於社會中弱勢人士的身心狀況，面臨更多的折磨與傷害。¹⁰

⁷ Human Rights Watch, (2022) Gaza: Israel's 'Open-Air Prison' at 15 Israel, Egypt Movement Restrictions Wreak Havoc on Palestinian Lives. <https://www.hrw.org/news/2022/06/14/gaza-israels-open-air-prison-15>.

⁸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A Threshold Crossed Israeli Authorities and the Crimes of Apartheid and Persecution. <https://www.hrw.org/report/2021/04/27/threshold-crossed/israeli-authorities-and-crimes-apartheid-and-persecution>; United Nations, (2023) Settlement Expansion in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Violates International Law, Must Cease, Many Delegates Tell Security Council. <https://press.un.org/en/2023/sc15424.doc.htm>.

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n.d.) Israel/Palestine: A History of Abuse and War Crimes. <https://www.amnesty.org.au/israel-palestine-history-of-abuse/>; Amnesty International, (n.d.) Israel and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https://www.amnesty.org/en/location/middle-east-and-north-africa/israel-and-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ies/report-israel-and-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10) Separate and Unequal Israel's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Palestinian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https://www.hrw.org/report/2010/12/19/separate-and-unequal/israels-discriminatory-treatment-palestinians-occupied>; Sherwood, H. (2012) Former Israeli soldiers disclose routine mistreatment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aug/26/israeli-soldiers-mistreatment-palestinian-children>;

¹⁰ Soler, R. C. (2001) The Treatment of Detained Palestinian Children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46c190460.pdf>;<https://www.wclac.org/english/use>

1948 年獨立戰爭後，阿以雙方又於 1956、1967 和 1973 分別歷經 3 場戰事，皆在以色列取得優勢情況下結尾。其中 1967 年「六日戰爭」更對主要 3 個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造成嚴重打擊，例如敘利亞喪失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埃及一度失去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約旦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也被佔領。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雪上加霜的是，原為反以色列的主要阿拉伯領導國家埃及於 1978 年簽署了被視為背叛阿拉伯民族的《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和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故可知的是，以巴問題從 1948 年到 1978 年區域間國家的對抗，削弱為巴勒斯坦人較為單薄自身孤立的抗爭。

自川普上任後，開始致力於推展阿以雙邊關係正常化，也正是在其強勢主導下，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蘇丹、摩洛哥於 2020 年後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¹¹這也是繼 1978 年埃及以及 1994 年約旦兩個阿拉伯國家後，第一次有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無異給已經處於區域間政治絕境的巴勒斯坦再次嚴厲打擊。因為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關係的修繕，意味著巴勒斯坦人更沒有機會能夠為其本身之政治困境進行發聲。而個人認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無非就是 2023 年 9 月底以色列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部長級官員拜訪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一事。¹²沙烏地無論是在宗教、經濟以及政治任何面相來

rfiles/English%20WCLAC%20(2).pdf.

¹¹ Goren, N. (2023) The Slowing Down of Israel-Arab Relations Under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slowing-down-israel-arab-relations-under-netanyahu-government>.

¹² Aljazeera, (2023) Israeli minister arrives in Saudi Arabia in first public visi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9/26/israeli-minister-arrives-in-saudi-arabia-in-first-ever-public-visit>; 即便於 2020 年間便有傳聞以色列總理曾赴沙烏地拜會王儲，但隨即遭美國和沙烏地同時否認，參見 Goldman P. and Elbaum, R. (2020) Israel's

說，皆可視為是阿拉伯國家決定性大國，若沙國和以色列建立正式邦交關係，相信這也某種程度上宣告了巴勒斯坦人未來的終結。也就是在這樣的因素之下，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做出激烈回應，試圖改變這樣的阿以關係正常化情勢。

綜而觀之，巴以問題之所以持續未解，就是因為主要的領土問題不僅未能有任何的正面進展，巴人還須面對區域間盟友對其的不支持以及經年累月的以色列政府的壓迫，在國內、區域的種種負面打擊下，更不可能使巴以問題有進一步的推展。

肆、去脈絡下的標籤化及合理化攻擊作為

針對近期巴以衝突，可以得見以色列和親以國家對該起事件的討論，是在忽略了雙邊長期以來問題發展的歷史脈絡，僅針對所謂攻擊事件進行評判。可以理解的是，以任何形式的暴力來達到目的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但在只討論暴力的表象，卻忽視表象之下幾十年前的侵占及幾十年以來以國政府對巴人壓迫的殘酷事實，似乎對實現正義或解決衝突來說，都沒有太大助益。

更重要的是，當前面對許多中東議題時，每當有政府將恐怖主義標籤附加於特定團體或政治異議者上時，西方國家多選擇沉默以對，默許該國政府進行其所認定之打擊恐怖主義的行為。但是，在進行所謂打擊恐怖分子行動同時，這樣大旗幟下之行為是否真的僅是針對恐怖分子？還是亦包含其他打擊異己、趁機侵占、意欲消滅對手之事實呢？在這次衝突爆發後，許多的報導皆使用「以哈」衝

Benjamin Netanyahu visits Saudi Arabia, official says.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israel-s-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secretly-visits-saudi-official-n1248585>.

突稱之，取代長久以來對於該區域事件所使用的「以巴」衝突。這其實是一件非常令人汗顏、感到不平的稱呼。而這樣的轉變又是從何而來？無非就是因為以色列政府於媒體中大肆重複不斷的強調以國不是針對巴勒斯坦人進行攻擊，僅是針對恐怖組織哈瑪斯進行打擊。這樣以打擊特定恐怖主義之名行壓迫全部巴勒斯坦人之實的話語，須謹慎以對。試問，在以軍對加薩進行轟炸、攻擊行動時，是如何能夠區分所謂的哈瑪斯和非哈瑪斯的巴勒斯坦人？另外，以政府試圖以在名義上限縮所欲打擊的對象，來合理化自身對整個加薩區域的入侵，在這樣的無差別攻擊下，那些多數無辜、非武裝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權、性命，又該是誰來保護的呢？

本文認為，巴以問題就其近代發展歷史來看，不外乎就是起因於土地侵占。但後又因為巴人長期受到不義的對待和盟友逐漸地減少的壓力下，使得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未能被解決。而今又見關於欺壓巴勒斯坦人議題的操作上，被定義是僅針對哈瑪斯的報復和消滅做為目標的妄語云云。在這樣的情況下，巴以問題繼續未解，無辜百姓持續被迫害的情事便難以於可預見的未來，見到撥雲見日的一天。